某一古文明的失落，并非仅仅是其载体的湮灭，更重要的是其精神的消失。

——作者

一　古文明的沉浮

在西方的湮灭

在西方有这样一句成语“It's Greek to me”，意为“一窍不通”。它何以将“Greek”(希腊文)牵涉在内呢？这其中隐含着西方人的一种文化心态：古希腊文对他们来说如同天书，而古希腊人对他们来说也遥远而陌生。

在公元6世纪后期，一些忙于抄写经文的修道院教士每当遇到一段古希腊文时，总是无可奈何地叹息：“Graecum non legitur”（希腊语，我一概不知）。是啊！伴随着基督教在西方一统地位的确立，伴随着蛮族人铁蹄的肆意践踏，希腊古典文化气息奄奄。如果说基督教意欲将古典文化从人们的心灵中抹去的话，那么蛮族人毁灭的则是其实体。这场浩劫历经几个世纪。公元4世纪末，“图书馆永远像坟墓一样关闭了”。至公元6世纪末，古希腊语几乎完全被西欧人遗忘，绝大多数古希腊文典籍业已佚失。

在动荡的年代里，东欧的拜占庭帝国成为希腊古典文化的堡垒。但是好景不长。公元529年，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封闭了雅典各学园，哲学家们被迫流亡阿拉伯人统治的中东地区，而未遭毁灭的古希腊典籍亦大多存留于帝国东部的小亚细亚诸城。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督教的凯歌高奏给古典文化留下的生存空间已微乎其微。

就这样，在全神贯注的上帝面前，希腊古典精神消失了。虽然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里，仍有少量残缺不全的古希腊典籍散落于各地，几点理性的火花也偶尔在漫漫长夜里闪烁，但是就像一棵被挖去了根的大树，古典文化只能走向枯萎。某一古文明的失落，并非仅仅是其载体的湮灭，更重要的是其精神的消失。即使其载体仍然有一些得以侥幸留存，但在另一种与其相异的文化类型极力排斥之下，它也只能待在黑暗的牢笼里度日。

那么，古希腊文明又是如何冲破黑暗的牢笼重见天日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历史的天窗，走人那艰难而又漫长的古希腊文明复归之路吧！

在东方的巡游

正当西方人把古希腊文明遗忘之时，东方的阿拉伯人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古希腊科学文化的热潮,史称‘百年翻译运动”。在此次运动中，古希腊典籍中的全部重要著作及大部分次要的著作均被译为阿拉伯文，参与翻译的学者数以百计。

哈里发麦蒙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他统治的时代（公元 813年 ~ 833 年），巴格达、军迪沙浦尔、亚历山大里亚、哈兰、安条克等城市成为古希腊文明的传播中心，翻译运动在这些中心如火如荼地展开。公元 830 年，麦蒙耗费巨资，在原巴格达图书馆的基础上建成著名的‘智慧宫”。大批来自各地的学者、翻译家、抄写员云集于此，从事翻译、注释、校勘及研究工作。从君士坦丁堡、塞浦路斯、西西里等地搜寻到的古希腊典籍源源不断地运抵巴格达,收藏于‘智慧宫”,巴格达成了汇集古希腊文明遗产

的宝库。

麦蒙本人亦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尤醉心于古希腊的哲学。每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著作被译为阿拉伯文，他总是先睹为快。有一天晚上，麦蒙梦见有一个容光焕发,红颜、宽额、碧眼的人极为和蔼地走到他的床前坐下。麦蒙惊异地问他：“你是谁？”来者答道：“鄙人是亚里斯多德。”麦蒙顿时兴奋不已,连忙向这位大哲人讨教有关美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附会之说。不过，麦蒙熟读亚氏的著作，对这位大哲人的学说迷恋已极，做出这样的梦也不足为怪，正如俗话所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看来,这位哈里发已被古希腊哲人的智慧给迷住了。

阿拉伯人醉心于古希腊文明,因为它本身充满了魅力,而且显然与亚历山大东征息息相关。古希腊人早已在西亚、北非播下了文明的种子，许多古希腊文著作早已在这些地区流传，而且大部分被译成了当地的语言，所以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之后，便可以极为便利地接触到古希腊人的文化了。

重返西方大地

自 11 世纪始,历经劫难的西方人终于从混乱、黑暗中挣脱出来，走上扩张的道路。他们不仅收复了西西里、西班牙北部等被阿拉伯人掠去的土地，而且还组成庞大的十字军团，渡过茫茫地中海，侵入西亚。历时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使拉丁西方人重新回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中海世界，并与阿拉伯、东欧的拜占庭帝国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活动。正是在西班牙、西西里、西亚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哨，拉丁西方人重又接触到古希腊文明。

面对充满智慧与理性的古希腊科学与哲学著作，拉丁基督教士们感到新鲜与好奇，于是他们纷纷抛却偏见，不遗余力地“掠夺古希腊哲人的智慧去充实其信仰”。一场历时长久、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又在拉丁基督教世界里展开。正是通过此次翻译运动，西方近乎苍白的知识版图变得丰富起来，各门学科迅速复兴，古希腊文明中的自由与理性精神重新复活。西班牙、西西里、南意大利、南法、叙利亚等成为重要的翻译中心。来自四面八方的拉丁基督教士云集于这些中心，翻译阿拉伯人与古希腊人的著作。有的学者一生中翻译了 80 多部阿拉伯文著作，其中大都是古希腊人的科学与哲学著作。而有一些学者则为了搜寻古希腊人的著作而四处奔波。

英国教士莫雷的丹尼尔的求知历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自己讲述道：

“对学习的热切渴望把我从苏格兰赶了出来。我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见到的只是些趾高气扬、正襟危坐在学校讲席上的野蛮人……他们的无知使他们呆若泥塑木雕，但他们假装出噤口不言正好表现出他们的智慧。只要他们一开口，我耳边所闻只有黄口小儿的结结巴巴。一旦意识到这种情况，我就一边盘算如何逃脱困境和怎样才能学到掌握作品的其他‘艺术’，一边同他们顺便打招呼或抄近路避开他们。由于目前阿拉伯人的学说，它们差不多只由四大学科组成，在托莱多很盛行，我赶紧设法去那里，让自己有机会接受世界上最睿智的哲学家的教诲。因为朋友们叫我回去，请求我离开西班牙启程回家，我带了一批珍贵的图书回到英格兰。人们告诉我，在这里人文学科不为人知，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完全遭遗忘，这只对提多与塞优斯有好处。我深感痛苦，为了不让有一个希腊人屈居在罗马人之下，我努力寻找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以便让人文学科的研究走向繁荣兴盛。’③

托马斯·阿奎那这位13世纪的大经院哲学家成功地调合了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学说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从而导致亚里斯多德主义的出现。而亚氏的辩证法则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操作原则，因为经院哲学家们已清醒地认识到，若不经过逻辑思维，他们就不可能成功地去进行研究与辩论。巴思的阿得拉德对此有着精到论述。他说："亚里斯多德凭其辩论技巧，可以在听众提出异议时，用辩论术使一个可能是错误的命题自圆其说。"④

而拉丁阿威洛伊主义者则干脆让信仰与理性离婚，从而赋予理性与哲学以独立地位。后来，中世纪后期的司各脱主义者与奥卡姆主义者继承这一思想，提出了"双重真理说"，从而使理性从神学教条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为宗教改革与近代理性主义的复活开辟了道路。

历时两个世纪的翻译运动使久违了的古希腊科学与文化，在经过一次长途的东方旅行之后又重返西方大地，从而使近乎荒芜的西方知识园地重新繁盛起来。无怪乎西方学者将12世纪称为"文化复兴"的世纪。这是继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又一次古希腊文明的复兴运动。

复兴的浪潮

15世纪～16世纪是西方历史上的转型期，亦是整个世界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的时代，孕育于中世纪文明母体内的新兴资产者已躁动不已。他们刚刚呱呱坠地便急不可耐地一头扎入古希腊文明的怀抱，奋力地吸吮其丰盈的乳汁。于是一股复兴古典文化的浪潮再次蔓延西方大地。这便是所谓的"文艺复兴"。

中古盛期的文化复兴是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次有限的古典文化的复兴。基督教士们翻译与研究的只是古希腊的哲学与科学著作，而且他们是在信仰至上的前提之下，按照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古希腊文明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则完全冲破了这些局限，将探寻的目光投向古典科学、哲学、文学与艺术等几乎所有领域，他们立足于人本主义的新视角，重新审视与解读古典文化的真义，并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之进行进一步的阐释。那时，人们对古典文化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佛罗伦萨，人们把它看作是“一切需要之中的第一种与最大的需要”。

为此，挖掘、整理与重新翻译古希腊典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文主义者发现，中世纪的翻译家主要是依据阿拉伯文译本去转译古希腊人的著作，因此他们在许多地方歪曲了古典作家的原义。第一位自称“人文主义者”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就曾尖锐地指责他们说：

“我从希腊文资料和西塞罗那里知道，他（指亚里斯多德——引者）的著作语言非常悦耳、典雅与华美……但由于翻译者的粗俗与嫉妒，流传给我们的却是穿着粗糙简陋外衣的亚里斯多德。”

他又进一步批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只是通过传闻了解亚里斯多德……并任意曲解他的正确语句，使其意义别扭难懂。”[5]

于是，人文主义者便千方百计地去搜寻古希腊原文典籍，以特殊的热情学习古希腊文。在文艺复兴时代，懂古希腊文的人成为地位很高的教师与抄写员。人文主义者在寺院与教堂的图书馆里，满怀希望地从布满厚厚灰尘的图书堆中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结果，他们在这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些古典著作。这些珍本大都已腐朽、脱落。他们小心翼翼地修复这些“被野蛮狱卒囚禁的文雅犯人”。不甘寂寞的美第奇家族与教皇也加入到这一行列。科西莫将巨

资投入古希腊典籍的搜集之中。他的商船上运载的最为昂贵的货品不是从东方来的香料，而是从希腊与亚历山大里亚购来的古典书籍。教皇尼古拉五世还是教士时便因购买古典书籍而破产。做了教皇之后，他依然如故。他自己毫不掩饰地说“假我以资财，当成就两桩事业，即书籍与建筑，及后为教皇，两者都付诸实施。”直到去世，他仍欠有债务。但是，他却将 800 册古希腊手稿留给了世人。

许多人文主义者到希腊做学术旅行。当他们带着数以百计的古希腊典籍回到意大利时，人们就像迎接凯旋而归的将军一样欢迎他们。许多人文主义者也因购买古典稿本而负债累累。据称，一位人文主义者甚至时刻准备着牺牲其家庭、妻子及生命以增加藏书的数量。

1453 年，君士坦丁堡在土耳其人的围攻下陷落，该城图书馆中大批珍贵的古希腊典籍遭毁。许多拜占庭学者带着抢救出来的手稿流亡意大利。他们在各地教授古希腊文，从而为古希腊文明在西方的复兴增添了一股活力。

正是由于人文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古希腊典籍才得以重见天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希腊文著作，大部分是这一时期搜集、整理出来的。正是在古希腊文明的沐浴与熏陶下，一批思辩能力极强、热情而又博学多闻的文化巨人产生了。正是在他们响亮的“人的颂歌”声中，中世纪的幽灵退到了黑暗的角落里，而一种新的文化由此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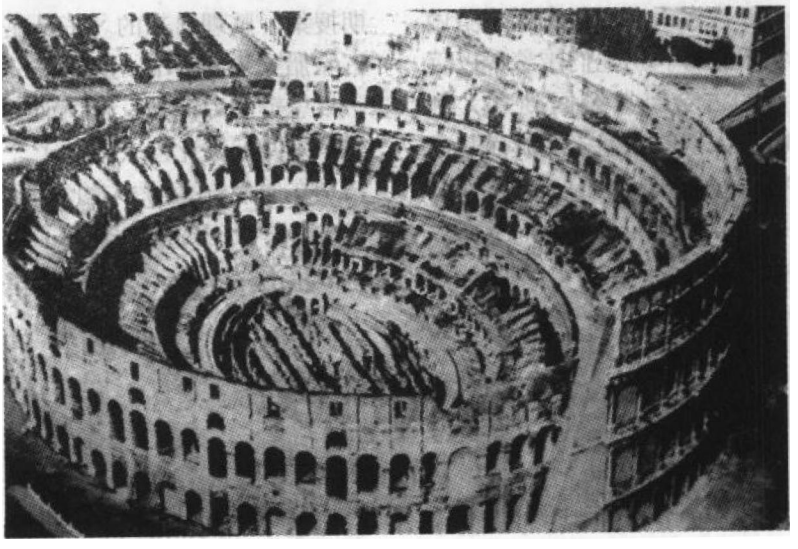
文明大门的开启

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艺术的向往与渴求，使得一股搜寻古典艺术品的热潮于 15 世纪率先在意大利兴起。罗马成为

这一运动的中心。

古罗马帝国的这座都城是古希腊艺术的宝库。想当年，罗马人曾将攻占的希腊各城邦的艺术品浩浩荡荡地运回罗马城。他们自己亦修建了无数宏伟的建筑，雕刻出了数不清的雕像。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已渐渐被废弃、埋没。个别的雕像虽未埋没于中世纪的尘雾之中，却也早已被人们冷落、遗忘。

正是人文主义者发现了它们，让其重见天日。在罗马，收藏古典艺术品的热情在 15 世纪末迸发出来。教皇西克图斯四世，其侄子朱理乌斯二世，以及朱理乌斯三世等在罗马首开古物收藏之风。众多主教及显贵纷纷效仿。他们竭力将自己的别墅装点成古典艺术的宝库。于是，许多古典时代的雕像被从废墟中挖掘出来。人们或者将之归于私人的珍藏，或者将之配置于广场、宫殿、画廊、石阶等公共场所，装饰罗



建于公元 1 世纪的古罗马圆形剧场

马街头。这些古典艺术品夹杂于当时创作的新的艺术品中，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

这股诞生于 15 世纪末的古物收藏之风长盛不衰，至 17 世纪末，罗马聚集了无数的古物。这些艺术品大多是古罗马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古希腊后期的原作。而古罗马人的作品中亦有众多的仿古希腊作品。切不可小看这些仿制品，因为大部分古希腊艺术品已泯灭于无情的岁月中，幸赖它们，



青铜雕像《拔刺的男孩》为罗马仿制品，现藏罗马卡庇托利博物馆

我们才得以欣赏到那些古希腊原作的神韵。至 18 世纪,这股收藏之风渐渐在意大利消退下去,但是,其他国家的收藏之风却方兴未艾。

其实,在 18 世纪之前,许多收藏品就已从罗马流散到了威尼斯、巴黎、马德里、慕尼黑、布拉格等地。至 18 世纪,这一扩散倾向尤为明显。可以说，启蒙运动带来了古希腊学的再次复兴。在这次复兴的浪潮中，其中心已从意大利转到了英、法、德等西欧国家,人们搜寻的眼光亦从意大利转向了希腊本土与小亚细亚。

早在 17 世纪，英国人阿伦德尔伯爵便曾派自己的代理人去搜集希腊古物，并满怀信心地宣称“要把古代希腊搬到英国。”查理一世也不甘落后,他任命一位海军上将为自己在爱琴海地区的收藏代理人。法国驻土耳其大使诺安德亦多次游历雅典，并留下了《里克写生图》一书。里昂的一位医生雅克·司朋与其好友在雅典帕特侬神庙被毁之前来到雅典，为

后人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记录。

进入 18世纪中叶,英国人对希腊古物的兴趣与日俱增,许多学者涌入雅典这个长期被人遗忘的古城。1751 年,画家斯图尔特与建筑师利维特来到雅典。他们在此逗留了 3 年,对这座古城的建筑、雕刻进行实地测量、绘图与记录,著就四卷本巨著《雅典古物》。按捺不住的英国‘艺术爱好者协会’亦于 1764年派出一支“爱奥尼亚第一考察队”。该考察队不仅重新探查了雅典,而且还探查了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各邦遗址。他们将成果编成《爱奥尼亚古物》一书。此外,罗伯特·伍德与詹姆斯·道金斯亦在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游历、考察。可以说,18世纪的英国旅行家为英国民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东部地中海文化艺术的窗户,向人们展现了古老的希腊文明的另一片天地。

法国人伴随着拿破仑的东征吹响了发现古埃及文明的号角。德国人则在理性的旗帜下再次掀起一场‘复古’运动。著名的艺术大师温克尔曼在“唯有模仿希腊人,才可能出现令人赞叹的东西”这一流行的口号声中,走上了研究古希腊艺术的征途。1755 年,温克尔曼来到向往已久的罗马,完全陶醉于这里的风俗民情、古代建筑与古物当中。他潜心研究古代的艺术品,尝试着用科学的方法修复古代的雕像,编纂古文物收藏目录。温克尔曼以其渊博的学识与出色的工作而声誉鹊起,影响遍及全欧。他著成《古代艺术史》。他不仅帮助德国人重新发现了古希腊,而且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各国的古典艺术研究。

至 18 世纪末,古希腊文明的研究随着古物的不断发现而加强,古希腊语已成为德、英等国普通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批卓有成就的研究古希腊的学者亦活跃于西方各国的学界之中。正是在几个世纪的希腊热中,古希腊艺术世界打开了它尘封已久的大门,行将对世人开放。

雅典卫城的失落与再生

古希腊艺术品的发现导致了古物学的勃兴，其后希腊古物的不断发现，浪漫主义运动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考古学从古物学的怀抱中挣脱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也正是考古学最终使掩埋地下的古希腊文明遗址重见天日。

雅典人在小小的山丘上建造出了驰名世界、名垂千古的建筑杰作——雅典卫城。这是雅典公民在希波战争后的卫城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曾生动地描绘道：

“大厦岿然而起，宏伟卓越，修容内美，不可企及，建筑者各尽其能，竞献其技，以求艺术美使他们的工作质量步步提高；建造迅速，更令人惊讶不止，这些杰作中的任何一件，人们都认为，不经历世世代代努力，就休想把它完成，但出乎意料，这种伟绩壮举在一个朝代的鼎盛时期，一举建成告竣。”

雅典卫城在东罗马帝国的羽翼之下躲过了蛮族人的入侵，但却躲不过基督教的肆虐。公元 5 世纪，供奉雅典娜女神的帕特侬神庙被改为基督教堂，圣母玛利亚成为其主人。在西面重新开了一个大门，内部亦被改造，四壁被基督教徒的彩绘占满。随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雅典沦为土耳其帝国的领地。1456 年，帕特侬神庙又被改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庙内一切有关基督教的东西全被拆除、更换。

1687 年，威尼斯人围攻雅典，土耳其人利用坚固的帕特侬神庙作火药库。是年 9 月 26 日，威尼斯大军一炮命中神庙，弹药爆炸，这座古希腊人的杰作大部分化为灰烬。当威尼斯军队的总司令来到残破的神庙前时，看到西山墙上的波赛冬雕像及牵引雅典娜女神战车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奔马，便下令将其拆走。不料，笨拙的士兵失手,雕像跌落,摔得粉碎。岁月的流逝、风雨的冲刷对雅典卫城的剥蚀毕竟是有限的，而人类自身对它的毁坏则是无度的。一年之后，土耳其人卷土重来，他们又在帕特侬神庙的废墟上重建清真寺。

人类带着美好的希望进入了19世纪。在雅典卫城发掘的历史上，一件最有意义的事便发生于这个世纪之初。1801年，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埃尔金来到雅典卫城，收购了帕特侬神庙附近的两座民宅。出乎意料的是，工作人员在拆毁这两座民宅时，在其中一座里发现了无数的破风雕像。原来,当地农民在盖房时,将它们用作石料了。这还算是幸运的。实际上，无数的石雕早已被人们投入石灰窑中毁掉了。这种现象遍及希腊各地。聪明的埃尔金施展手段，从土耳其政府那里得到复制石膏模型和实地探测与发掘的许可证。然



建于公元前5世纪的帕特侬神庙废墟

后，埃尔金雇佣三四百名工人，在神庙周围的地下发掘，从周围的民宅中搜罗与收购，终得破风雕刻 12 件，腰线浮雕 15 块，浮雕 56 块。后来，埃尔金用金钱贿赂土耳其警方，将这些无价之宝以货物形式运回英国。

埃尔金的行为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对其评价毁誉不一。但埃尔金在抢救这些艺术品时，竟将有用部分从整体中挖出，从而毁坏了其原貌，这是不能容忍的。难怪有人讥讽说："哥特人之所不为者，而苏格兰人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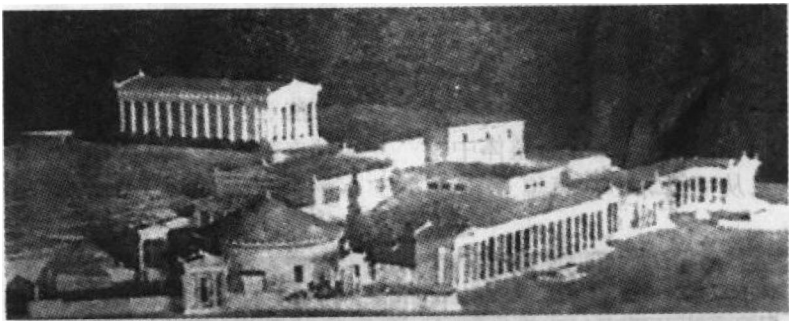
一些西方学者步埃尔金之后尘来到雅典，对卫城建筑进行测量。但是，20 年代的希腊独立战争又使考古工作中断。在战争期间，卫城多次成为战场，残留下的古物再遭劫难。自 30 年代起，发掘工作再度展开。法、英、德等国的考古学家相继来到这里，他们把埋没的一座座神庙、宏大的狄奥尼索



古希腊城市一般都有引水设施，该图所示是一个利用引水设施的沐浴室

斯剧场、广场、居住区、仓库、市场、西北部的墓地等等从地下发掘出来，并对之进行了复原。此项浩大的工程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卫城的修复工作仍在继续，古雅典市场则得到重点修复。

雅典卫城遗址的系统而有组织的发掘不仅使人们对其总体布局与历史有了深入的了解，而且从那些出土的大量雕刻、铭文、陶器中，人们弄清了阿提卡艺术史的脉络。



雅典市场复原图

雅典市场是雅典市民社交生活的中心地之一。图上部为冶金神赫伏斯托神庙，它是雅典冶金行业兴盛的象征

一个湮灭已久的古老文明的复现

19 世纪，考古学家在西至西西里岛，东至小亚细亚的古希腊文明的整个地区，陆续点燃了开掘的篝火。

1811 年 4 月，当埃尔金等人在雅典发掘时，二位英国人与二位丹麦人渡海来到萨拉米海湾中心的埃吉那岛。他们发掘了该岛的宙斯神庙。之后，他们又到伯罗奔尼撒的费加里

亚附近的巴赛村，发掘了阿波罗神庙。他们在一堆堆石块中，发现了一个狐狸洞。细心的学者将洞掘开，一块回檐形浮雕映入眼帘。原来，狐狸已把它当作睡床了。由此，他们顺藤摸瓜，终于挖出了众多雕刻。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又在希腊神庙遗迹最多的西西里岛进行发掘。柯克勒尔在易尔金提，英国建筑学家安吉尔与哈里斯在南岸的塞里侬特相继开掘。出土的大量文物不仅促进了阿提卡及伯罗奔尼撒研究，而且古希腊建筑样式亦愈见明了，弄清了多利亚柱式建筑与美术在东西部并行发展的事实。此外，它还引发了古希腊雕像以及建筑是否涂色的争论。

希腊独立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考古学家便在奥林匹亚古城开始了初步的发掘。19 世纪上半叶近乎不间断的发掘，最终于 50 年代末汇成一股洪流奔向小亚细亚，并在此形成古希腊文明之发现的洪峰。

摩索拉斯陵墓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建于公元前 4 世纪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的古城哈利卡那索斯，是加利亚国王的陵墓。这处世界奇观也未能逃脱遭破坏的命运。中世纪时，拉丁十字军来到小亚细亚，圣殿骑士团将陵墓中的石雕板取出，嵌入了他们所建的城堡墙壁之中。1846 年英国人坎宁爵士克服重重困难，从土耳其人的布德鲁姆城堡中取出该雕板,送入大英博物馆,不过当时他并不知它出自何处。时任大英博物馆高级职员的托马斯·牛顿怀疑这些浮雕出自摩索拉斯陵墓。1852 年,他出任地中海东部地区外交官，并负责为大英博物馆搜集古物。牛顿利用职务之便，成功确定了摩索拉斯陵墓的遗址，并于 1857 年元旦开始发掘。牛顿将所获得的全部文物以及流落到热那亚、君士坦丁堡、罗德岛的有关残件一并送回大英博物馆。次年,他又来到尼多斯,发掘一座希腊古城。他首次精确地复原了该古城，并用先进的摄影技术将其拍摄下来。

19 世纪 60 年代，西方列强纷纷踏入古希腊文明区，并先后在雅典设立考古学会，古希腊文明的发掘工作四面开花，惊人的发现不断传来。

1873 年，奥地利人亚历山大·孔泽携同两名建筑师与一名摄影师来到萨莫色雷斯岛发掘，奥地利政府甚至还调配一艘军舰供其使用。1875 年，孔泽又进行第二次发掘，建筑师绘制了所有城址布局的详图。他们还对发掘过程进行了完整的记录，并附有照片。这份记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份发掘记录。在这儿，我们获得了有关希腊化时代建筑的最初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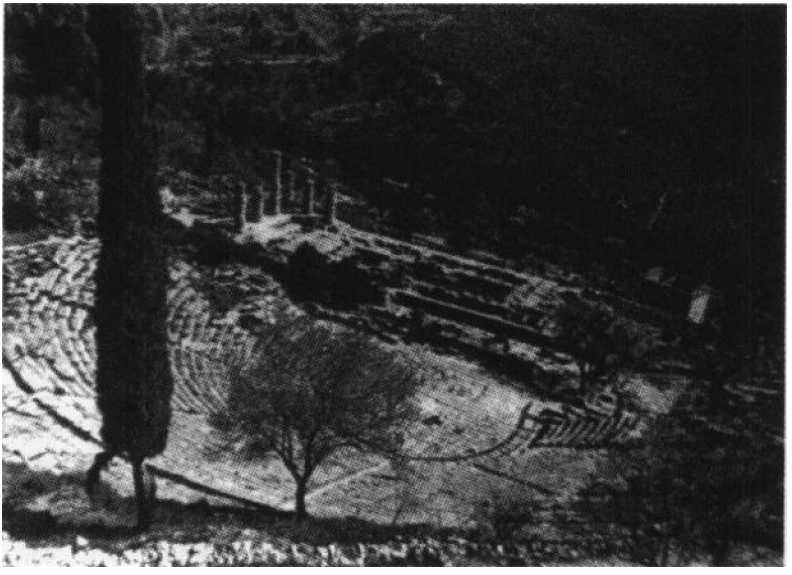
1877 年～1879 年，雅典的法兰西学会在阿波罗神的诞生地得洛斯岛进行发掘。大量的铭文及雕刻破土而出，从而增加了人们对公元前 6 世纪爱奥尼亚雕刻史的认识。

法兰西学会最宏大的发掘工程在希腊北部的大祭礼中心德尔菲。早在 60 年代，就有人在此进行过考察。1880 年法兰西学会从希腊政府那购得德尔菲发掘权，开始了初步的发掘。正当法国人准备大刀阔斧地全面开掘时，希腊政府突然变卦了。历经波折，法兰西学会才于 1891 年最终与希腊人达成协议。1893 年 4 月发掘工作重新启动，刚刚开掘，法兰西人便幸运地迎来了一个开门红：一座古建筑破土而出。主持发掘者荷摩里兴奋异常地向巴黎拍了一封报喜电报："我们发现了雅典人的宝库。"整个巴黎沸腾了。在德尔菲维持秩序的希腊警察也兴奋不已。之后，希腊各邦在德尔菲的仓库，一座座神庙、剧场、竞技场，众多杰出的雕像相继显现。在历经八年的艰苦发掘中，除了发现大型建筑及雕刻外，还发现了约三千件铭文。

1875 年，德国人亦开始了神往已久的奥林匹亚城的发掘。此次发掘历时 6 年，耗资 60 万马克，德皇威廉三世甚至支付了最后一年的费用。考古学家发现了赫拉、宙斯神庙，胜利女神像、赫尔墨斯像等大批

杰出的建筑与雕刻，而且考古技术的日渐成熟也使他们准确地考究出地层关系，从而确定出这些古物所分属的时代。

刚刚独立的希腊人亦迅速投身于雅典的发掘之中，而美国考古学会则来到阿尔哥斯地区探访。人们不断地远行小亚细亚、黑海两岸，深入爱琴海诸岛将一座座古希腊城址挖了出来。就这样，19 世纪最后 30 年的考古发掘，使古希腊文明之发现进入了黄金时代。而意大利、西亚、埃及等地的考古发现亦不断对之进行补充。进入 20 世纪，古希腊文明的发现仍在继续，而且探究更为深入，范围更加广泛，甚至每一年都有新的发现。闻名于世的马其顿王的陵墓直到 1977 年才被发现。甚至远在东方的阿富汗亦发现了希腊化时代的古城遗址。时至今日，古希腊文明的许多秘密仍存留于地下，探索



德尔菲的小型剧场遗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